撰文丨崔一凡 编辑丨张瑞 出品丨腾讯新闻 谷雨工作室

吴悠28岁，武汉人。从25岁开始，疫情就牵扯住了他的生活。这或许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，只要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。关于他的故事，开头和尾声显示出一种黑色的呼应。2020年，吴悠的奶奶脑溢血，而后查出脑瘤，在医疗资源紧张的特殊时期，无法及时入院，最终去世。那时他在武汉，每天骑着电动车，给一个个普通人送去药和物资。前些日子，持续三年的防疫政策转向，他的爷爷感染新冠，“肺部发白，不能吃喝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因为医疗资源紧张，住院依然艰难。12月27日，他发微博写下这段故事，算求助，也是记录，他“害怕许多事，担忧着的是似曾相识的滋味”。

吴悠的微博 ©吴悠

故事的开头称不上特别。三年前，2020年初，他给爷爷送口罩，爷爷说你也应该送给更多的人。在那个充满茫然与恐惧的时间点，在以后三年历史的开端，他成为武汉的送药人，骑着妈妈买菜用的电动车，穿行在空无一人的大街小巷，为人们送去必需的药和物资。他是一名校外艺术培训的老师，年轻的学生们不知如何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，他向他们展示只要行动，总归会有希望。但奶奶病了——需要住院但无法住院，需要手术但没人能手术，那意味着等待，等待，直到无能为力。在一部讲述武汉疫情的纪录片里，他说给更多人送药就是想让奶奶早点住上院。他也知道这个逻辑链条的脆弱，“有点像愚公移山”，他说。但他实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。

后来的故事证明，现实不是神话。在医生的帮助下，奶奶住上院，做了手术，但前期拖延太久，最终还是去世了。他感觉到无力，甚至有些怀疑自己所做一切的意义。他送药时骑的电瓶车被博物馆收藏，上面还贴着奶奶的照片。但奶奶再也回不来了。还有他帮助过的那些人，一对亲切的老年夫妻，送给过他一袋速冻饺子，还有一位住在郊区的00后小姑娘，当他将药从窗户里扔进去后，女孩探着头对他说谢谢，他们都再也回不来了。他的学生们总拿自己的老师当作文素材，正能量的故事配上happy ending的结尾。这很好，只是会让他觉得尴尬，因为相比那些做到的，“更多是没有做到的”。

电瓶车上贴着吴悠和奶奶的照片 ©吴悠

这三年里，他刻意避免与疫情正面交锋，主要是情绪上的。毕竟现实无法逃避。他像原先一样做艺术生培训，线下课上不了就改线上，也没太大影响。有人找他写剧本杀的剧本，前两年市场火热，去年就不行了，线下店大量倒闭。这也没什么，毕竟不是主业。

不过总有些时候，比如梦到奶奶在他从小生活的老房子里看电视的时候，爷爷躺在病床上还想着给他零花钱的时候，一些复杂的情绪就难以斩断。或许是遗憾，他和奶奶约好去海边散心，再也去不了了。无奈，在疫情的一头一尾，要面对两次亲人的劫难。想抱怨，又无处抱怨，“不至于这么惨吧”……

在发出那条有关爷爷病情的微博之后，他通过朋友找到了还有空床位的医院。爷爷住上院了，病情还算稳定，他的心多少放下一些。他去看望，但尽量避免去急诊之类的地方。那些能看到的，他也能想象到，三年前他已经经历过了。他不想打开“那扇门”，因为知道门后的东西可能让人难以承受——但是，当这一切结束之后，生活总归可以美好的，对吧？

以下是吴悠的讲述：

爷爷

我爷爷81岁，正在接受治疗。他的情况不能说比平均值严重，也不能说比平均值好，总之就是靠呼吸机顶着。目前来讲没有危险，但也不能说好了，还需要一段时间。

从他生病到现在，大概快10天。他没有什么基础病，刚开始不发烧，也没有咳嗽，只是觉得食欲不好。所以没觉得是新冠，可能是别的病，就喝了点藿香正气水。但是过了几天，他下不了床了，有一种很疲乏的感觉，后来到医院，才知道是新冠。我也是前段时间才看到，好像很多老年人容易出现这种症状，不发烧，但已经感染到肺了。我爸爸和叔叔把他送到医院，120当时叫不到。去的是汉口医院，因为离家近。

我爷爷等床位大概等了3天，住院的人多，要排队。一大早5点钟去医院，一边打针一边排队。爷爷在汉口医院排了一天，然后去另外一家医院排了一天，都没排上。他排队的时候有点害怕，就是老年人在医院那种无法安慰的害怕。他一直念叨，说想回去想回去，然后我爸爸就只能把他拉回去了。因为住不上院，只能找别的朋友借了台呼吸机，在医院给他开了药，到社区医院打。

后来通过（朋友的帮助），知道医院有新床位了，就去急诊挂号住进去。之所以有床位，是因为那时候，所有的科室都成了新冠（科室）。那一栋楼不分科室，儿科什么的，住的都是老人，都是新冠（患者）。我爷爷住的是泌尿科的住院楼。

我爷爷的病房住了10个人，那个病房本来有6个床位，后来加了，走廊也摆了床。反正感觉医院里只要有空位，就都是床。我加了几个医生护士的微信，感觉他们也很压抑，蛮疲劳的，我平时跟他们沟通，有时候连“谢谢”都不回复，不是我不礼貌，因为我怕他们要多看一下（浪费时间）。

其实我有点刻意回避（这些场景）。因为我知道2020年那会儿的情况，脑补一下，都差不多。这种场景，听描述也好，看文字也好，都不会那么（难过），但是眼睛看到的话，还是非常地难过的。我不能完全忽视这些（悲伤），但是我也很清楚，这不是我能解决的事情。

第一次到医院去，爷爷就说他很想我，还说他没穿裤子，所以没有“铜钱”——就是没有带钱给我——因为我每次去爷爷奶奶家，他就喜欢给我点钱，我收了他就很开心。我跟爷爷奶奶非常亲。因为我从小爸妈离婚，爸爸也长时间不在家，我一直是跟爷爷奶奶住，一直住到上大学之前，我的家长会都是爷爷奶奶去。

爷爷和奶奶 ©吴悠

因为之前奶奶（去世），现在爷爷住院的话，会有一种觉得不公平那种感觉吧，绝对会有一点点，抱怨吧，埋怨。就是觉得不至于这么惨吧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而且是（疫情的）一头一尾。

我现在其实很怕收到求助的消息。无论是我的朋友，还是学生，我一看到这个人很久没联系，突然给我发消息，我下意识就想，可能是想问我住院的问题。可能他们知道2020年我做了一些事，总觉得我会有什么渠道，但其实我也没有办法。我爷爷住院之后，有一天，他隔壁的病床空了一个。我就把这些求助的人拉了一个群，让大家赶紧联系，发完之后第二天我就把群解散了，我能做的只是这样。

这也是我内心很难释怀的地方。可能以前的我，或多或少觉得自己能做点东西。但到疫情这种时候，经常会感觉自己很渺小很渺小，无论是对家人，对朋友，对社会，甚至对这个世界，我发现自己真的很渺小。

2020

2020年1月底，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，一位在上海的求助者联系到我，要给他在武汉的爸爸妈妈送东西。他爸爸妈妈离我家很近，大概5分钟路程就到了。他父母六七十岁，给我一种很街坊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寒暄了几句，互相鼓励了一下，他们还留了一袋速冻水饺给我。但是后来，我在清明节扫墓的时候碰到了他（求助者），才知道他们（他父母）都去世了。

在墓地，他认出我来，蛮尴尬的吧，笑一下，之后大家就懂了。在我的潜意识里，他们是不会离去的那些人，可能不像一些病人，我会有这方面的担忧和预期吧，但就是在墓地碰到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，安慰他什么的。车来了大家就分开了，也不知道聊什么。

那天还有一个人让我印象很深，是个00后，我给她送过药。当时我在找奶奶的墓地，顺着找，居然在墓碑上找到她的名字，上面写的是3月28号离世。

大概是3月中旬，她妈妈找我求助，她（女儿）感染了。她妈妈是外来务工人员，当时人不在武汉，就想给她女儿送药。我记得她妈妈说，她（女儿）在排队进方舱，给她送点药先顶几天。她（女儿）住得挺偏远，住在城乡结合部，那种私房搭起来的楼中间的某一间房。我记得我把药从她的窗户丢进去。当时没有很清楚看见她的样子，逆着光，她探了个头说了句谢谢。我心里面的预期也是，至少有着落的感觉吧。

2020年骑电瓶车送物资 ©吴悠

我现在有一点后悔的，就是我没有加那个小女孩的微信，去问她后面的情况。那天看到她的墓碑，她墓碑旁边还有她爸爸的墓，她爸爸2018年就去世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种情感的（冲击）。我现在教的同学也是00后，17、18岁的样子，我看到他们，也会想到这个小女孩。我总会下意识地认为，自己已经完成了一件事情。但其实它远没有完成，甚至觉得没有对结局产生任何作用。

我的这些事情，一些同学会把它写到作文里，我会有点（尴尬）。你不能说这件事没有意义，但我感觉，自己没做到的事情更多一些。我可能确实帮助了很多人，但是很多人在之后还是去世了。最关键的肯定是，自己奶奶的去世。尤其看那个纪录片，看到弹幕的祝福，我内心肯定是更加难受的。大家很希望我的奶奶康复，希望有个happy ending。但是大部分（情况）不是这样的。

奶奶

我2017年6月毕业，去中学当过老师，之后跟同学创业做婚庆。当时创业的资金也是我奶奶给的，给了我10万。我对我奶奶是有很大的愧疚之心的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她当时来送钱，一袋现金，用塑料袋装着，因为她不懂得网上转账。她当时还买了袋苹果，跟我说要注意身体。我一直记得那个场景。

2019年，我做艺考培训，存了一点钱想还给奶奶。但是20年1月份，她就（生病了）。当时她说话语无伦次，很想努力说什么，但说不出来。后来检查，脑溢血。如果只是脑溢血的话，还不会怎么样，但是拖久了，就发现脑瘤的情况。1月23号开始封城，她没办法住院。当时像个黑色幽默一样，她其实可以去协和（做手术），也有床位。但是神经科的医生给了一句话，也蛮残酷，他说能给我奶奶开刀的医生都去世了。这些可能只有当时在武汉的人才能知道，很多医生都是这样，当时牺牲了不少。

没有办法，没有药，说真的，每天除了祷告没有办法，那是很难的。所以当时我去（给别人送药），也是想着通过这样的方法（让奶奶早点能住上院）。虽然多少有点愚公移山的感觉吧，但是没有办法。我不知道我当时能做什么。

后来我做志愿行动的时候，一位协和的医生告诉我，有一些湘雅医院的医生来支援，然后我就带着奶奶去到他推荐的医院去，准备做手术。当时我有一种赢了的感觉，还有点得意，就是可算是把我奶奶照顾好了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后来知道，那个（主刀）医生其实是个内科医生，可以开刀，但也不是神经科主治的医生。我也不是说怪他，他也跟我们说清楚了，没有那么大把握，也挺感谢他的。

住院中的奶奶 ©吴悠

所以我的奶奶其实从1月份开始，一直到最后离世，一直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，一直很痛苦，一直处于一种昏迷的状态。这也是我至今无法释怀的一件事。我现在还是会梦到奶奶，总是梦到他们（爷爷奶奶）在那个（老）房子里，午休、看书、看电视、看戏、做菜，生活里的点点滴滴，太多了。每次梦到她，我就感觉自己在哭。因为我总觉得我对我奶奶是有亏欠的。

我爷爷奶奶的感情也很好。我奶奶住院的时候，我爷爷也很着急，想去医院看。我爸爸肯定是不能让他出去的，他也经常因为这个事跟我爸爸吵架。我爷爷从1月份奶奶离开他身边，就再也没见到，再见就是墓地了。后来我爸爸跟爷爷说，奶奶没有抢救过来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爷爷哭泣。

小时候和奶奶 ©吴悠

他很怀念我奶奶。他的卧室，还有吃饭的地方，都挂着奶奶的照片。我经常能看到他坐在奶奶的照片前凝视。平时不管过什么节，或者就是普通的日子，他吃饭时也会摆上奶奶的碗筷。有时候我叔叔或爸爸没摆好，他还会指责。有一次我记得我爸爸做了一盘带辣椒的花生，夹给“奶奶”的时候，我爷爷就有点生气。因为我奶奶喜欢吃甜的。

三年

我阳得有点匪夷所思。12月7号说全面开放，我就是7号当天阳的。我那时候没出门，也不知道怎么阳的。我没想会这么快，没有一点心理准备，发烧头晕，抗原也没来得及测，也没来得及买那些东西（药）。

我最高烧到快40度，高烧持续了3天半。新冠最经典的几个症状，除了浑身疼以外，我都经历了。发烧和头疼的情况，还是蛮受不了的，就是站不起来的那种感觉。我吃的是之前家里准备的乐松。因为我有时候会牙疼，它是个止疼的药，也可以退烧。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药，但后来也买不到了。

我当年比较近距离接触过新冠病人，但当时没有（感染）。这一次（阳了），首先肯定很意外，非常地意外。但后来甚至会有一种“仪式感”，当然这不是一个褒义的形容——就是到头来终究是难逃这一遭的感觉。

20年刚解封的时候，会有生活恢复正常的感觉，当时玩了挺久的，玩了3个月，去了重庆、成都、乐山、云南、张家界、湖南、杭州、西安。因为那个时候奶奶去世，想（放松一下心情）。疫情之前，我跟我奶奶约好去海边玩一下，已经定了地点，是广西的涠洲岛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奶奶去世了。后来我去了涠洲岛，住了10天，算是给奶奶的一个交代。

我平时主要做艺考培训，一对一那种，上网课也影响不大。但对学生来讲，从开学被封到放假，肯定不开心，按他们的话说就是坐牢。学校也不让走，他们就在寝室里上网课。有的学校，高三，觉得网课效果不好，就把寝室搬到教室，就可以线下授课，只能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吧。

其余时间我接一些剧本杀项目。2021年，当时有个博物馆找到我说做一个历史向的剧本，但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吧，他们博物馆到现在都还没有开放。剧本杀之前几年比较火，去年开始就不火了，可能70%的（商家）都做不下去了。有作品质量的下降的原因，也因为疫情，开开停停，很多店就顶不住了。

最近三年，很多时候我没有太大的感觉。包括有很多人问我疫情时候的情况，我好像是个当事人，但也像个旁观者。当然，我只是比较刻意地让自己当个旁观者吧。因为知道那里有不好的东西，就不想打开那扇门。

©吴悠

我总觉得，我们这一辈人对新冠的看法和总结，其实没有太大意义。因为我们至少还活着，虽然说得很卑微，活着这种东西，没有什么值得去赞扬的。但就是这样，相比很多老年人来讲，我们还活着。

从我们个人来讲，只能说是珍惜眼前人吧，我觉得只要身边人能够健健康康的，或者至少病了之后，有药有医生，有住院的地方。我不想再看到有人活活病死，因为我奶奶就是这样。疾病并不大，但是从初期的小病逐渐蔓延，漫长的痛苦对她是折磨，对她身边人也是折磨。我对新冠疫情4个字本身并没有什么看法，我们怎么去面对它，怎么在这个劫难之后做一些反馈（才是重要的），这是我的一个总结。

版权声明：腾讯新闻出品内容，未经授权，不得复制和转载，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